

## 第十三回 高大尹妙計憐才 癡公子弄巧成拙

卻說黃鉞那晚被翠樓設計打得遍身疼痛，悶悶回到書房，氣得一夜不曾合眼，思量要出這場恨氣，千思萬想，無法可設。忽然想道：「本府知府賢台，是我丈人門生，平素極有膽量，最善於斷事。明日我去擊起鼓來，叫他拿這般潑婦到官，拶的拶，打的打，那時我母親卻護她不得。可不出俺胸中之氣了？」到了次日起來，就乘轎到府堂。此時正發頭梆，那黃鉞便將堂鼓連敲，嚇得眾役不知黃公子為著甚事。那賀知府在私衙聽見堂鼓亂敲，想是緊急事情，遂傳鼓升堂。眾衙役吆喝一聲，黃鉞叫屈起來。知府問是何人，衙役稟道：「是吏部黃尚書的公子。」知府聽了，叫請相公。黃鉞走到面前，舉止失儀，言語失節。知府問道：「黃兄有何見教？」

黃鉞道：「是被家人婦女打了。」

知府道：「家人侍女，怎敢打家主？」黃鉞道：「是借家母的勢來打我的。」

知府聽了呵呵笑道：「尊太夫人豈不知道理，好教家人婦女毆打公子？其中必有緣故。須要說個明白。」黃鉞道：「因一個潑丫環翠樓，私養漢子，被我拿住她的私孩，她竟不肯伏罪，反刁唆母親領了一班惡婦，各執棒槌，把我打個半死。要求老公祖替我拿來治罪。」知府搖首道：「難處，難處。翠樓既是尊太夫人之婢，只該求太夫人以家法治之才是，下官怎好拿她？勸兄息怒，家庭之間，忍耐些罷了。」

黃鉞聽了這話，不覺挺起慍來了，說道：「老公祖差矣。朝廷叫你來做官，要治民間不平之事。我家翠樓這丫環，偷外漢不肯偷家漢，我受了她的恨氣，母親又替她作主。所以來求你，你又說她是夫人之婢，不好拿她，我便是我母親養的，不好惹她。難道你也是我母親養的，不敢去惹她？」

這知府見他一派癡話來衝撞自己，沒了官府體面，想他是我老師的女婿，不好發作他，便自起身退堂去了，在後堂寫個小票兒：為毆辱家主事，到嘉興府秀水縣速拿黃尚書家婢翠樓，與家主黃鉞究報。差人發到縣裡去。

黃鉞還在堂上罵道：「你這沒用的太爺，做什麼官？偷漢事也不敢問，只好會吃飯罷了。」恰好拿簽票的差人出來，說道：「黃公子不須作惱，太爺已出票到縣裡太爺，替你拿人責治了。且請回家伺候。」就把票與公子看了。黃鉞遂回嗔作喜道：「這老賀還是會做官。」就上轎回去。

且說府裡差人拿了票，到秀水縣來，正值高知縣坐堂，便當堂投進。高知縣看了票子，暗想：「賀大人好笑得緊，這個光頭票子，又無詞狀情由，叫我如何好去黃府拿人？但上司之命，不得不依。我今且拘她來看是甚事。」就簽了石朱票，差個公人到黃府中去拿人，限立刻解到。差人領票走出堂來，暗想：「黃府的人如何好去拿？她況又是女犯，這事怎麼處。且女犯叫翠樓，就是黃府中出名的翠娘，極會作詩，是四方聞名的女史，誰好去拘她。如今只好設個巧計，喚一頂轎子，約一個伙計同到黃府，假說是太爺內子，說是奶奶小姐慕她才名，今日特差人請到私衙相敘，半日就送回府。黃府曉得太爺是個風烈的，敢不從命？騙出來時，送到官府，就由他處置便了。」當時便叫了小轎，同了伙計望黃府來。到得門首，門公人便問：「是什麼事？老爺在東莊未回。」差人道：「不消你老爺在家。我們兩人是縣裡太爺差來的，因太爺奶奶小姐，一向慕貴府翠娘的詩名，今日奶奶生辰，備得有酒在衙裡，特差我兩個押轎來請翠娘到私衙和奶奶相敘一敘，立刻要等回話。煩你進去稟老夫人一聲。」

原來這高知縣名成璧，係揚州人，新中進士，一文錢也不貪，為官清正，不奉權責，問事如神，所以滿縣縉紳，無一個敢慢他。門公進去傳報老夫人，夫人就親到樓上與玉娘、翠樓商議。兩人都委決不下。老夫人道：「高知縣是有名的好官，他奶奶一團好意，特來相請，怎麼好卻她？還著翠樓去相敘半日回來才是。」玉娘就令翠樓打扮齊整，送她出後堂。吩咐老門公跟轎送去。翠樓上了轎，立刻抬到縣前。高知縣還未退堂，差人同伙計商量道：「如今且叫轎子放在這裡，我先進去把方才騙來的話稟明了，看官府如何口氣，然後帶進去。」伙計道：「有理。」遂叫轎子歇在縣前，即飛跑進去，把去跡來蹤，直對高公稟明了。高公道：「你們做得是，待我進後堂時，你帶她到私衙裡來。」差人領命出來，安慰了翠娘。少停大尹退堂，差人就催轎夫抬到後堂，請翠樓下轎，遂引入私衙，差人退出，門便掩了。翠樓眼見高公端坐在上面，只得跪下叩頭。高公叫她起來，翠樓平身立下。高公舉目看了，果真好個女子，不但儀容嬌冶，而且體態幽閒。又想她的才學，真是世間難得這樣女子。但府裡差人說她小主人訴與賀太爺有私養孩兒之說，可惜是個失節婦人。我今日把好話叩出真情，再作道理。便問道：「你是翠樓麼？」翠樓道：「婢子正是。」高公道：「你家大相公黃鉞，今早在賀太爺那裡，說你私養兩個孩兒，被他弄住，你反攬掇老夫人和一班家人使女毆打他一頓。故賀太爺聽了大怒，說：天下有這等可恨之事，定要拿你究出姦夫，連那孩子，立時置之死地，特委本縣追究真情。但本縣性雖熱心若菩提，生平最重文字。我在這裡為官三載，也曾聞你的才名、你的詩，不期你今日做出這樣事來，豈不是白璧之玷，吾恐悔之晚矣。你的聲名為重，如今到了本縣面前，不起公堂之上，招出情由，不但你一身難保，還要究及他們，這兩個孩子也不得所了。那時縱欲為你，也顧你不得了。我今吩咐衙役，只說我奶奶小姐請你赴席論文，是要問你個實情衷曲。你快快對我明白說，我先為你商量計策；你若一字含糊，便到噬臍無及了。」

翠樓見高公說了這個田地，便毛骨悚然，倒也感激高公。事到其間，也顧不得羞恥，只得跪下叩頭，先謝了他，然後把那十州始末根由，與生那孩子不哭的緣故，盡情說了一遍，又叩頭道：「求天恩老爺保全小婢母子，為邵生留得此一脈，實萬世再生之德。」說罷大哭。高公見她已吐真情，就叫她起來道：「據你所說，邵十州是邵卞嘉之子，有什麼為證？」翠樓向懷中取出十州做的那首雪詩來呈上。高公看了，果然是他筆跡。便對翠樓道：「這邵生是我故人子，只為奸佞害他，逃跡在外。不想他的姻緣，卻在你身上。今日雖不知他前去的下落，且喜他已有個子嗣，我也管他歡喜。我如今且打發你回去，明日我到你府中，按問此事，你只白賴個全無，我自婉轉周旋你罷了。」翠樓叩謝。高公立刻傳到原差，討轎打發回去。

到了次日，高公喚齊衙役，帶了許多刑具，到黃府中廳裡坐下。擺了案桌，一班皂快分列兩旁，嚇得黃府中家人，不知何事，齊上來打聽。高公吩咐請大相公出來講話，家人報知黃鉞。黃鉞便來相見，分賓主坐定。

高公道：「昨夜府尊大人發下一票，卻是兄台之事。據票上所開女犯翠樓，下官聞是令妹之婢，不便拘得，且與兄有主僕之分，更不便一齊同審，昨已先喚她到內衙面訊一番。她口硬似鐵，說並無此情。學生今日特造尊府，再喚她出來與兄面訊。」

報府尊了。」

黃鉞就著人叫翠樓出來。老夫人聽報這些情由，大罵黃鉞，歎氣連聲。翠樓換了青衣，步出外廳。高公對黃鉞道：「無事相干，兄與下官是個賓主；有事牽涉到下官，待兄便同子民。今日王府所在，曲直攸分，罪不在翠樓便歸之兄，還須便服來聽審。」黃鉞聽了，連忙脫下公服，穿了青衣。高公叫翠樓近前，喝問道：「據你小主人訴說你私養孩兒，你好好直講上來，是與誰有奸而生的，免受刑罰。」翠樓跪下訴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容小婢訴個衷情，死亦瞑目。婢子是自幼服侍小姐的。家小姐性耽黃卷，朝夕攻書。婢子洗硯磨墨之暇，亦常吟詠詩賦相陪小姐，惟重關雎之化，豈敢欣鄭衛之風。況家主夫人治家嚴肅，後堂之內，只有中甸婦女往來，並無三尺之童出入。小姐的臥樓，在老夫人房後，一出一入，必由夫人房內經過。況樓牆插天，飛鳥難入，梁間室上之行，胡為乎來？老爺但問合府男女大小家人。婢子之言，若虛一字，甘服上刑。」

此時眾家人等不少俱在旁邊。高公都喚來問道：「你們俱是黃府家人，還有外人？」眾人齊跪下稟道：「小的們都是家人。」高公道：「方才翠樓之言，果是真否？」眾人齊稟道：「家老夫人治家嚴肅，方才所言，是字字真。」高公道：「你們下去。」又叫翠樓問道：「據你方才所言與眾人所證，像冰清玉潔的了。但你小主人與你有甚冤仇，忽然起的個無風之波，來誣陷你？且據他說有兩個孩子為證。你若全無此事，這孩子是何處來的？還要說個明白，若有半字含糊，我就要用刑了。」翠樓又訴道：「老爺不問及此，婢子也不敢言，但家相公深恨婢子之意，有個緣故。」便將去年調戲她的情由，她把水潑濕了黃鉞長面衣服，及前夜叫巧兒送書來，晚上私到樓上，被老夫人到來打了一頓情節，細細說訴。又道：「若說孩子二字，是男是女，是黑是白，多長多大，今在何處，老爺自問相公，委曲便知，婢子毫不知影響。」訴說罷，便將黃鉞寫來的字呈上。門子接來，送上案前，高公取來念時，白字連篇，文理不通，不覺笑道：「這也是千古一書了。」遂叫翠樓下去，喚黃鉞上來問道：「這書是你親筆不消說了。」羞得黃鉞慚愧無地。高公便作色道：「你是二品公郎，祖父書香一脈，不想去跳躍龍門，卻思量竊玉偷香，豈是個道理？我且問你，這孩子今在哪裡？」黃鉞道：「在家人陸德的妻子朱氏處。」

高公便差人到陸德家裡取那孩子，連朱氏喚來。俄頃間，差人取了籃兒，連朱氏帶到案前。高公命掇那孩子，直到座旁放下。站起身來，把那孩子細細一看，說：「這倒好一對清秀孩子，像有兩歲了。」暗暗將一個小包兒藏在孩子身邊，竟沒一人看見，就命差人掇下去了。吩咐一個皂隸：「快去喚兩個少年乳母進來。」差人領命，不一時，喚到兩個養娘。

高公道：「你去看那兩個孩子，像是幾歲的？」兩人看了一會兒，稟道：「這兩個孩子，像有兩歲了。」高公道：「可抱他起來，驗是男是女？」兩個乳母各抱起一個來，解開袍裙看驗。忽見一個小包兒落在地下，響了一聲。高公叫取起來看，是什麼物。差人忙拾起來遞上。解開著時，卻是一股金釵，一錠銀子，一幅紅綾裹著，寫有幾行字在內。高公看了呵呵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個緣故。」就叫朱氏上來喝道：「你好好說這孩子是何處來的，你丈夫知情不知情？」朱氏稟道：「爺爺，丈夫向不在家，連小婦人也不曉得來歷，是大相公拿來寄放的。」高公道：「胡說。不是你與丈夫兩個知情，大相公因何偏寄在你處？」叫皂隸：「撈起來。」才齊得指，把索一收，殺豬一般叫喊道：「爺爺，且饒小婦人，待我直說了罷。」高公吩咐：「且鬆撈，待她招上來。」

朱氏哭訴道：「小婦人初五日黃昏時候，因丈夫不在家，關門去睡。忽聽叩門聲響，認是丈夫回來，開門看時，卻是家主大相公。手中掇這個籃兒，忙吩咐小婦人，說一件寶貝在此，寄與你，好好看管，說罷就跑去了。小婦人不知緣故，因怕大相公，只得掇到房裡。方才老爺來喚，實不知此孩兒是何處來的。如今相公現在下邊，只求老爺問他便曉得，小婦人是冤枉。」

高公又叫黃鉞上來問道：「朱氏說她不知情。我且問你，這娃子是何處來的交付她呢？」黃鉞道：「是治晚生在翠樓樓上拿去寄與她的。」高公道：「你拿這娃子時還有何人同見麼？」黃鉞道：「只有晚生一人，無有第二個。」高公道：「令妹樓上服侍的，除翠樓外，還有何人？」黃鉞道：「還有一個老姥，一個十二三歲的丫環巧兒。」高公也喚她倆到案前，將許多刑具放在她倆面前道：「你兩個只要直說，一向在樓服侍小姐，曾見有這孩子不曾，若不明言，就要撈起來。嚇的兩個一齊哭道：「是從沒有見得，也未曾聞有小兒啼哭。就是夫人房內，還有許多婦女在樓行動，難道常瞞得？」那個高公要撈她倆起來，裡面老夫人房中趕出一二十個婦女，都來替這老姥巧兒兩個叫屈，說她們都在樓上轉動，果是從未見有個影兒的。高公便叫且放了撈，再喚黃鉞到案前道：「黃鉞，你這沒良心的，你只為要奸騙翠樓。她守志不從，也是她一念貞潔，你卻與奸奴設計，不知在何處拾得這一個小孩子，卻要移張公帽李公戴，如何移得去？若說這孩子在翠樓樓上取得時，你該在本處指破她，才是奸真事實。縱然要取她出來，須要眼同一二人說破，或是當時便交尊堂老夫人處，方使翠樓無可推諉。若單據你說，獨自拿去放在朱氏房裡，焉知不是你在別處弄來之物，嫁禍與她？況且方才那孩子身邊，現有一幅有字的紅紙和一股金釵、一錠銀子是實據的，你們不消推說別人了。」吩咐禮房：「恐黃公子認不出紙上言語，你可明讀一遍與他聽。」禮房高聲讀曰：

男二人，年二歲，甲申年八月十五日戌時雙產，四方君子收留者，奉金釵一股，白銀一兩。若得撫養成人，老幼並感。

讀罷，高公復呼黃鉞近前叫聲道：「這兩個孩子，明明是你那迎主之惡的惡奴陸德所為，不知在何處拾的此子，便與你商量，裝在翠樓名下，恐嚇成奸。翠樓如何肯服？今該追那陸德出來一頓板子。敲死這惡奴。只是重究了他，便在你面上不好意思。我如今全了你的體面，姑免追究他罷。你服也不服？若不服罪，我便立刻要追陸德這奴才到案來。你起來，不怕你不

招出和他同謀之情，追究他何處來這孩子。那時我請你尊翁大人回府，面告過了，把你與陸德都解到賀大人台下去，枷號出來，以警將來。你若服罪，我便姑恕你罷。」

那呆子自聽審這半日，已是膽都嚇碎了，且高公說要請他父親回來，再解到府堂去，一發魂飛天外，不覺肯錯認個不是。乃言道：「這孩子其實是陸德路上拾的歸來的了。凡事求老父母大人海涵。」高公方才放下臉道：「若是這般說，學生只得從輕申覆賀大人便了。」

又喚朱氏上前道：「若論你丈夫迎主之惡，本該重究，既已懼罪預逃，姑免究。念你既不知情，相公累你受害，這孩子籃內的銀子金釵二件，是因你有幾齊哺乳之恩，我賞你拿去。」朱氏叩頭作謝去了。又喚翠樓來道：「你相公雖要栽你，耐有主僕之分，你該正言相拒，或訴之老夫人治他才是，不合以水污他衣裳，又同主母贈之以拳，似有犯上之罪。但你家主不應以路拾之兒，誣你肚中之物。皆非其道。我今看你老夫人分上，不好難為你，你可到小主母那邊去請罪罷。」又喚衙役帶了那兩個孩兒回縣：「憐他是無母之兒，喚兩個養娘，每人給工銀十兩撫養他。」斷罷，上轎回去了。黃府中男婦和一班百姓，沒一個不稱他斷得明白。翠樓上去到得樓上，和玉娘感激高公這般曲全，又不明白孩子身邊帶的字和兩件物事，不知從哪裡來的，一時悲喜交集。悲的是邵郎信香，孩兒又離去；喜的是孩兒去了，脫了禍胎，且在高公處，所得依了。惟有黃鉞肚裡又氣又惱又羞。明明兩個孩子在樓上掇下來，情真犯實，卻

反變出許多不明白的事來，倒屈認自己做出的惡名。一則恐怕父親回來得知了見責，二則又怕妻子埋怨嘲笑，只得悶悶的叫一個小童隨了，帶幾兩銀子，躲在城外一個草庵中住了三個月，方敢回家。

自此兩個孩子，竟在高公衙撫養。玉娘翠樓在樓上思念邵郎，未知在霍小姐處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